

播音业务考辨

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广播事业局

安徽省革委会广播事业
宿县地区印刷厂印

1975.8.

毛 主 席 语 录

发展人民广播事业。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毛 主 席 语 录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目 录

播音工作的基本原则	(1)
回忆在陕北做播音工作的时候	钱嘉楣 (4)
努力改造世界观增强无产阶级感情	
深入实际学习工农兵刻苦改造转移立足点	上海台播音组 (16)
播音员参加采写稿件是提高播音质量的好方法	黑龙江台播音组 (23)
努力提高新闻的播音质量	夏 青 (34)
关于播新闻的讨论纪要	(51)
如何播好评论	广 源 (57)
关于播评论的讨论纪要	(68)
播通讯的体会	齐 越 (73)
关于播通讯的讨论纪要	(99)
抓住特点播好对话	广东台播音组 (105)
关于播对话的讨论纪要	(115)
我练语言基本功的体会和方法	方 明 (119)
学会说普通话	韩进廉 (126)
运用声音表情达意的规律	韩进廉 (149)
关于播讲小说塑造英雄人物的体会	
谈谈电影解说	天津台 关 山 (176)
发音器官和呼吸方法	李连生 (191)
噪音治疗和保护	广 源 (200)
练声材料	(209)
编后话	(219)
	(225)

播音工作的基本原则

一、人民广播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人民广播所作的光辉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是全体广播工作者，也是播音员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二、播音员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通过话筒播音，积极热情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以起到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播音员必须坚守自己的战斗岗位，确保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及时地传播到全中国和全世界去。

三、播音的基本要求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以爱憎分明的态度，饱满的革命激情，准确、鲜明、生动地传达稿件的内容和思想实质。

四、根据播音工作的性质和任务，播音员必须做到：

1. 认真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联系实际，深入开展批林整风，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2. 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经常深入三大

革命实践，深入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转移立足点，坚定地树立起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

3. 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的教导，反复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推行资产阶级政治，鼓吹“业务第一”的反动观点。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播音业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4. 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时事学习，注意国内外斗争动向，增强政治敏感性，准确掌握稿件政策精神，决不能以个人感情代替政策；

5. 以基本路线为纲，把住路线政策关，把住宣传口径关，发现问题要及时向编辑提出或直接向领导反映，事关路线，事关大局，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6. 广播工作，影响面大，战斗性强，分秒必争。播音员必须严格遵守革命纪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确保安全播音，消灭播音事故；

7. 播音员要认真地学习工农兵的语言，学习和掌握祖国语言的规律，为革命苦练基本功，提高和丰富语言表现能力，以适应革命形势不断发展的需要；

8.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基础上加强播音员之间，特别是新老同志间的团结，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播音员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兄弟部门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完成党交给广播工作者的战斗任务。

五、播出工作的三个环节：

1. 播前备稿。备稿一环直接关系着稿件播出质量。播音员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时间严肃认真地备稿。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党的路线政策的高度分析理解稿件。要从内容出发，不能从形式出发，具体稿件具体分析，不同内容和风格

的稿件，应有不同的表现手法；

2. 话筒前播出。播出就是战斗，播音员来到话筒前就是进入战斗岗位。“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注意力高度集中，全力以赴，高质量、无差错地播出每一篇稿件；

3. 播后总结。要认真总结经验。播后应虚心征求和听取意见，尤其要经常深入工农兵听取意见，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不断提高播音质量。

（北京广播学院在职播音员学习班讨论稿）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回忆在陕北做播音工作的时候

钱 嘉 楷

生活在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期处在生活比较安定的环境里，回忆一下过去的革命传统，回忆一下过去艰苦奋斗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是一次继续革命的教育。

我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初调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做播音工作的。那个时候，正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全面内战的前夜。到了七月中旬，全面内战就爆发了。毛主席领导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反击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国革命历史上的第三次国内战争，也就是人民解放战争。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中央决定加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工作，并且规定广播电台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为主要对象。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报刊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和封闭，我们党就把广播做为在宣传战线上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进行教育的一个重要工具。广播工作在当时就成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了。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当时的中心任务就是宣传毛主席伟大的战略思想，宣传毛主席提出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口号，宣传毛主席制定的在自卫战争中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报导战争的形势，报导时局的真实动向，使全国人民对于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有充分的信心，并且动员人民从各方面支

援自卫战争，为彻底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而奋斗。站在广播工作第一线的播音员，就是要准确无误地、鲜明生动地、坚定有力地把毛泽东思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给广大人民。”这就首先要求播音员，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当时刚刚走到广播战线上的新兵来说，必须迅速地不断地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加深对毛主席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光荣的重要的任务。

我参加播音工作不久，有一件事给我的教育很深刻。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号，广播中播出了毛主席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这个声明尖锐地指出：美国援助蒋介石，是制造中国内战的根本原因。声明严正地揭露了蒋介石的卖国罪行。毛主席的声明发表不久，原国民党空军的一个军官就驾着飞机起义到了延安。他到广播电台来，向国民党空军人员广播，见到我们，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他在上海的时候，在特务的监视下，每天都秘密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他就是听了延安广播电台的广播以后，才觉悟到应当反对内战的。他这次驾机起义到延安，是听了毛主席关于反对美国援蒋军事法案的声明的广播，才下定决心的。这件事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多么迫切地要从延安广播中听到毛主席的声音，给他们指明方向，而把播音工作做好，又是多么重要！我也更加感觉到自己的水平离党的要求还很远，非加倍努力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可。

我们当时学习毛主席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条件是很好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广播这个宣传工具非常重视、非常关怀。我们的广播稿，就有不少是毛主席写的。其中有些是毛主席起草，用中共中央发言人、延安权威人士等名义发表

的。据不完全统计，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时期就广播过毛主席写的声明、谈话、评论、电报等二十多篇，毛主席写的很多新闻稿尚未统计在内。编辑部的同志经常书面或口头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每天当通讯员从三十里以外骑着马把广播稿送来的时候，我们播音员和机务员都要抢着看看当天有什么重要的稿件，有没有毛主席写的稿子，有没有重要指示。我们每一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稿，得到毛主席的指示，都感到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记得，那还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不久，编辑部向我们传达，说毛主席对战争形势做了重要的科学的分析，指出，蒋介石虽然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向背，士气不高，经济困难，而我们虽然没有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也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有充分的信心。编辑部同志还传达过毛主席的作战方针。编辑还口头给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起草的党内指示。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心明眼亮，播起音来就能正确理解和表达稿件内容。我们当时就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教导下进行工作的。在自卫战争开始的两三个月里，我们是在裴庄工作的。裴庄是延安城西北的一个小庄，离在清凉山的编辑部有三十里路，隔着几个大山和一条延河。我们的播音室是个小土窑洞，墙上和门口挂着边区自己生产的羊毛毡，当做隔音设备。我们每天播出的稿件，都由通讯员从三十里外骑着马渡过延河送来，有时候山洪暴发，延河涨水，通讯员就把稿件用油布包起来，顶在头上泅水过来。那时候，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直接播出去的，不像现在重要节目事先都录好音再播送。有时候，稿子送到播音员手里，连一遍也来不及准备，就坐到话筒前面去播音了。最初，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连开始曲也没有，都是由播音员呼叫，要连续呼叫好几遍。后来好不容易才请人从上海买了两张

《兄妹开荒》唱片，当作开始曲。当时，要组织文艺节目很不容易，播音室太小，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演唱节目的人就只好站在播音室门口的山坡上，把话筒放在播音室门口。平日，一般文艺节目就由播音员自己来演播。如快板、诗朗诵、唱歌等，我们几个播音员都表演过。至于生活上的艰苦，那就不用说了，住的是土窑洞，睡的是土炕，穿的是土布衣，吃的是小米饭。但是，大家都把能在艰苦环境里面进行革命斗争看做是最大的幸福。

自卫战争进行到第四个月，一九四六年十月，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解放军已经歼灭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几个旅，共约三十多万人，占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正规军的总兵力的六分之一。蒋介石全面进攻削弱以后，狗急跳墙，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集结了二十多万兵力，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和延安进攻。在这种形势下面，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号和十四号，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分别召开了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社论，号召边区的全体军民、干部，抛头颅洒热血，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动员会开过以后，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全体军民都动员起来，掀起了练兵、参军、防特、增产的热潮，同时开始进行战备疏散。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央机关的一部分同志开始转移，留下一部分同志坚持工作。广播电台也这样安排了。八月份的时候，播音员由原来的三个人增加到四个人。到战备疏散的时候，有两个同志因为有小孩或身体不好先后转移，留下我和另外一位同志。我们都以留下来坚持斗争做为党对自己的考验。

最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在

保卫大西北的整个战争过程中，不仅始终留在陕北，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自卫战争，还照常关怀我们的广播。毛主席亲笔写了一九四七年的《新年祝词》，我们是在一九四七年元旦那天播出的。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我们的革命斗志和必胜的信心。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就是一九四七年春节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宴会上，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我工作得怎么样，嘱咐我要把工作做好。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工作，来回答他老人家的关怀。

春节之后，另一位播音员同志也因病离开了延安，只剩下我一个人坚持工作了，我深深地感到担子的沉重。但是，想到毛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想到毛主席对自己的教导，我感到浑身充满力量，下决心，不管条件如何艰苦，担子多么沉重，一定要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在那些日子里，为了完成共同的战斗任务，我们那时已经搬到“卤甸子”了，机务员同志发挥了团结互助的精神，每天稿件从编辑部送来以后，他们都热心地帮助我准备，仔细地听我朗读稿件，并且认真地给我提出意见，编辑部同志对我也格外关心。当时，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同志经常听我播音。我记得有一次刚播完音就接到了他的电话，给我们很多鼓励。我就是这样在上级领导和同志们的热心帮助之下完成任务的。

我们每天除了坚持播音工作，还坚持军事训练。那时留在延安的同志都编成了自卫军，我们播音员和机务员同志们编在一起，我们领到了几只步枪和一挺轻机关枪，工作之余就练习打靶，每人每天三发子弹。此外，我们还坚持劳动生产，我们自己养的有猪、兔、鸡；冬天还有积肥的任务。我们每天早晨五

点多钟就起来到山沟里去拾粪，冬天早晨五点多钟天还黑着，出去的时候手里都得拿着棍子怕遇见狼。陕北山沟里狼很多，还有豹子。那时给我们的任务是每人拾粪三百斤到五百斤，我们在战备中都很快地完成了任务。

在春节前后，我们还按照中央关于开展拥政爱民活动的指示，组织了一个秧歌队。我们在中央管弦乐团的帮助下，编排了几个配合当时中心任务的小秧歌剧，到附近二十多个村子给老乡拜年。我们的秧歌队在春节那天，还到枣园给中央首长拜年。演出以后，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给我们讲了话，鼓励我们努力工作。

由于在自卫战争中，在毛主席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到一九四七年二月，八个月中，我军已经歼灭敌人七十万，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迫使敌人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蒋介石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是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号开始的。从三月十一号到十五号，蒋军飞机不断地到延安轰炸。广播电台是敌人轰炸的目标之一。敌机每次来都要到电台附近上空盘旋、投弹，有一次震得窑洞顶上的土都簌簌掉下来。在敌人疯狂轰炸下，我们仍然非常镇定地工作，一直到把整个节目播完。

接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军准备暂时撤出延安。就是说，我们先放弃一些地方，保存自己人力，只要人存在，最后，地方是会收复的；如果死守一个地方跟敌人硬拼，人力消耗了，地方也保不住。毛主席说，我们主动放弃延安，就是这个道理。当时党组织以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教育我们，我们都懂得撤出延安是为了迎接更大的胜利，将来我们不仅会收复延安，还要解放全中国。因此，我们是满怀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坚强信心撤出延安的。三月十三号，编辑部已经派人到离

延安一百八十里的瓦窑堡安排接替延安的播音工作。我是在三月十七号清晨从延安撤退的。十六号晚上，我们播完了最后一次记录新闻，就和机务员同志一起马上点燃起火把，连夜进行坚壁。直到第二天清早完成了坚壁任务，才背上背包，挎上干粮袋，离开了日日夜夜工作过的窑洞。一路上看到老乡们骑着毛驴，挑着担子，有组织地转移。老乡们把生产工具、粮食和全部家当，包括锅碗瓢盆全都带走，带不走的就坚壁，不给蒋胡军留下一件东西，不给他们留下一粒粮食。有的把炉灶门窗全都拆了，给敌人留下的只是地地道道的一座空城。

我在十九号傍晚赶到瓦窑堡。瓦窑堡原来已经有两个女同志在接替播音。我到了以后，领导决定让其中一个跟大队转移，留下我和另一个播音员同在瓦窑堡。我到瓦窑堡的第二天就投入了工作。这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已经改名叫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了。

在瓦窑堡，播音室和发射台设在一个很深的山沟里。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名叫象鼻子沟。这个地方很隐蔽，三面被山包围着，在几棵大树中间，有一个小土地庙，这就是我们的临时广播电台了。这个小土地庙上下两层，下层分成内外两间，里面做了发射间，外面就做了机务员同志的宿舍，没有床，同志们都是铺着草睡在地上。上层也分做两间，前面一间做了播音室，这是我们广播历史上最简陋的播音室了，面积只有四平方米大小，连门也没有，只用一块羊毛毡做门帘。放话筒的桌子只有三条半腿儿，一条腿用土坯垫着。后面一间就做了我们两个播音员的宿舍。我们比机务员同志条件好，每人有一张木板床，其实所谓床只是在原来供神像的土台上铺块木板而已。宿舍和播音室是隔死了的，无门可通。从宿舍到播音室，要从室外走廊绕过去。走廊非常窄，只有一块砖的长度那

么宽，走的时候，必须将身子贴着墙。就在这个很简陋的小土地庙里，我们播出过陕北战场和全国战场上振奋人心的捷报，播出过许多重要谈话和评论，如广播了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谈话，向全国人民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仍然留在陕北，指挥着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在这些紧张战斗的日子里，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我们始终无微不至地关怀。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也就是我们从瓦窑堡撤出的前一天，我们正在准备播音的时候，周恩来同志和朱总司令来到电台视察了。周恩来同志勉励我们要好好工作，保证播音不要中断。在我播音的时候，朱总司令轻轻走进播音室，站在我的背后，听我播音。我播完音以后，朱总司令鼓励了我，并且告诉我们，我军在青化砭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正在清查战果，查清楚了就要广播。

到了三月二十八号，播音室离前线只有三十里了。当天下午，我们接到转移的命令。当天晚上，我们以更加坚定、更加沉着有力的声音播完了最后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就是朱总司令在视察电台时告诉我们的，陕北战场上又一个大胜仗——青化砭大捷的捷报，这一仗活捉了蒋军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以下官兵四千多人。播完以后我们马上就和机务员同志一块进行坚壁，完成任务以后，马上就背着背包离开了这座临时广播电台，等赶到编辑部所在地，已经是半夜了。其他的中央机关同志已经在下午撤走了，就剩下我们和新华社做口语广播和文字广播编辑工作的二、三十个同志。我们这二、三十个人，在漆黑的夜里，绕着崎岖的山路，急行军三十多小时，才赶上了中央纵队，当时都是军事编制，我们也是中央纵队的一部分。

在从瓦窑堡撤出去的时候，晋冀鲁豫中央局，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新华社临时总社，接替了新华社对国内外的文

字广播和口语广播工作。我们赶上中央纵队以后，中央命令，让我们赶快赶到太行，参加陕北台的工作。于是，我跟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就连夜出发，东渡黄河，徒步行军两千多里，日行六十里到一百二十里，走了二十多天，跋山涉水，克服了重重困难；于四月底到达陕北台的新址——涉县沙河村。

这一次行军，对我来讲，是一次极好的锻炼，也是一次非常生动、深刻的政治教育。我们走过成百的村庄，到处都看见农民支援前线的动人情景，到处都是送军粮的，做军鞋的。我们通过同蒲线附近地区，农民自己制土地雷，大摆地雷阵。我们走过这些村庄，都由民兵引路。有些地区还是拉锯局面，白天是敌人的，夜晚是我们的。过敌人封锁线的那天夜里，民兵武装护送我们。敌人每隔十里设一个碉堡，我们就从两个碉堡中间穿过。穿过封锁线，护送我们的民兵把我们领到一个村庄的一户人家门前，敲了敲门，没人答应，这个民兵就轻轻地喊：

“大娘，开门，自己人”，里面这才有人答应。出来开门的是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娘。她的几个儿子全都参军了，年轻女人都躲藏起来了，她留在家里就是为了替我们工作的。她看见我们就好象看见亲人一样，给我们烧水煮汤，把她剩下来的一碗小米也倒在锅里给我们熬粥。我们休息了一会，又连夜出发了，因为到了白天，敌人就又出来活动了。我切身体会到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有着鱼和水一样亲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几个人能顺利的走过了两千多里艰难路程，到达目的地，完全是靠群众的帮助。三、四月间，黄河刚刚化冻，西北的天气还是很冷的，但有些人家的炕上，除了一领炕席以外，什么铺的盖的都没有。老乡看见我们，满眼热泪地向我们控诉蒋介石、阎锡山军队对他们的烧杀抢掠。看见这些悲惨的景象，更加激起我们对蒋介石集团的无限仇恨。在国民党统治区还不知有多少阶